

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——追忆邢福义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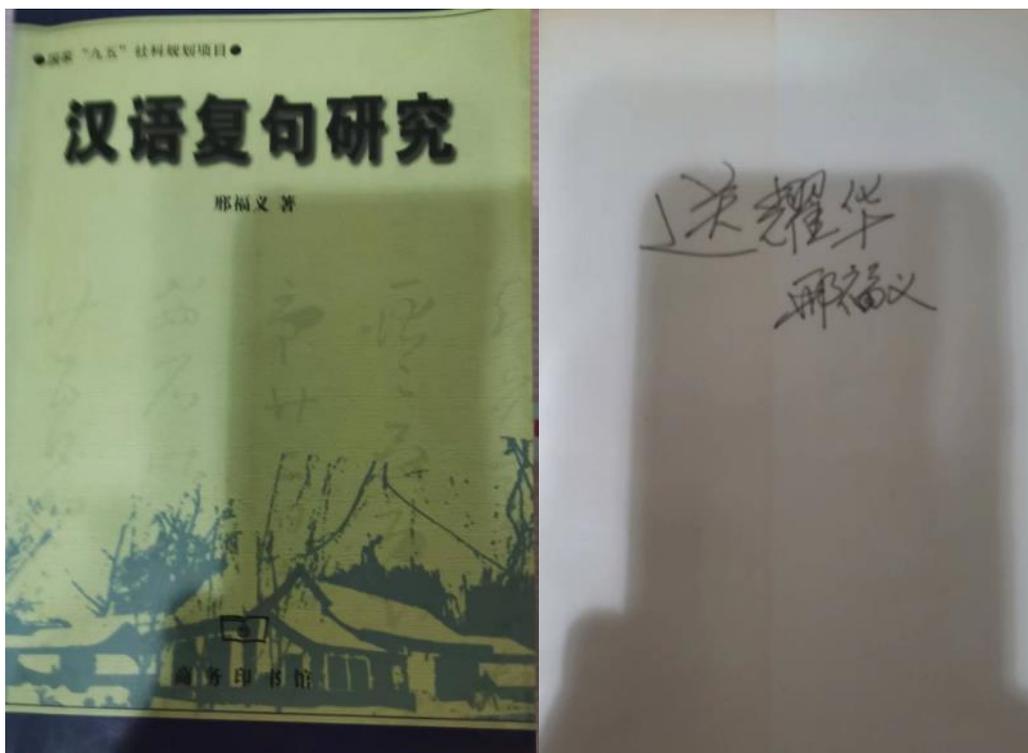
罗耀华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2023年2月6日中午12点，邢福义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，惊闻噩耗，大家无不哀痛。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、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和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创建人，邢先生的离世，让人真切感觉到什么是“泰山其颓乎！哲人其萎乎！”。

十多天过去了，我一直处于惶恐之中，该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，来纪念邢先生？

2002年7月我硕士毕业留校，2004年9月，周卫华、龙海平和我，一起师从邢福义、吴振国先生攻读博士学位，算是邢先生的半个弟子。在华师工作的二十多年，我和邢先生直接交往不多，更多的是邮件联系，甚至找不到一张跟先生的合影，这也使得我迟迟无法动笔，但跟先生的几次交往，历历在目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2001年5月17日，像往常一样，我在3号楼5楼语言所的资料室找文献，写毕业论文，办公室的罗佑保老师找到我，拿出一本新书，并告诉我，这是邢老师刚出的《汉语复句研究》，送一本给我，打开扉页，里面居然有邢老师的题字和签名。顿时，意外和惊喜涌上心头。回到资料室，我如饥似渴通读起来，深深为先生复句领域的研究折服。先生是个大学问家，但在《汉语复句研究》自序中，他谦虚地写道：“越研究，问题越多，越有更多的糊涂。……晏殊《玉楼春》中有两句话，我改换了其中的两个字，说成：‘天涯地角有穷时，只有学问无尽处！’这大概能表明自己现今的心绪。”他还写道：“这本书，总算为自己的复句研究打了个句号，但是，句号只意味过去，却不代表终结。句号放大是个O。往前又是O起点！”先生一生秉承着登山的理念，“抬头是山、路在脚下”，在语言学的群峰里，先生一座一座地攀登着，从汉语语法，到逻辑、修辞、方言、文化语言学到国学及其他领域，先生均有卓越的贡献。



2007 年博士毕业后，我萌生了继续深造的想法，尝试着跟北大袁毓林教授联系，希望去他那里做博士后，袁老师很快回信，说需要争取指标，还需要邢老师出面斡旋。我又斗胆给邢老师写了一封邮件，将我的诉求一一告知，不久收到邢老师的回信，他热情地帮我联系专家，争取指标，还写了一封推荐信。北大的博士后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未能成行，这是我引以为憾的一件事，古人云“经师易得，人师难求”，能够有机会师从名师，是人生莫大的一件幸事。邢先生“不以善小而不为”，在奖掖后学，支持末进方面，邢老师一向是毫不吝啬的。老人家在背后默默地支持，默默地付出。现在想来，是多么难能可贵。

2022 年 10 月的一天下午，我跟汪国胜老师在乒乓球室打球，偶尔看一下窗外，发现乒乓球室外，李阿姨推着邢老师在桂花树下小憩，我们出去打招呼，老人家坐在轮椅上，一脸慈祥，面带微笑，但他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了。没想到，这次的见面，居然是跟邢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。桂中路上，一个老人禹禹独行，边走边思考问题，这是邢老师多年养成的习惯，大家一般不会这个时候去打扰他。我以为那会是华师一道永远的风景区，谁曾想，疫情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这道风景却定格成了瞬间。

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语出《诗经·小雅·车辖》，这是对先生一生最好的诠释，先生的学问、先生的人品、先生的为人，担得起这样的评价。先生毕生致力于汉语语言学的研究，以《汉语语法学》、《汉语复句研究》、《词类辨难》、《全球华语语法》为代表，独著、合著、主编各种学术著作、教材高达 50 余部，成果结集为《邢福义文集》，共计 400 余万字，真正的著作等身。先生先后四次获得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，三次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，还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、中国图书奖、国家优秀教材奖等多个国家级奖项。被学界誉为“20 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”之一。这些成就的背后，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笔耕不辍；一本本书的出版、一篇篇文章的发表，是数十年如一日青灯黄卷的苦吟，泪光中我仿佛看见先生独坐书房，一丝不苟地看着书、思索着……

先生千古！愿先生在天堂安息！

